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昊

書寫儒士臣孫應鳳

圈點監生臣徐克私

臣歐陽修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五

十九庚

程

程子遺書門人張繹錄師說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為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督王謙謙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為而不問也謙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及公所言陳恒之事是黜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誤言也謝某曾問洛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那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一作情辱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蔡之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那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那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

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那
七久從先生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
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
不亦過乎。曰。不如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正叔謂某接人治一作義經。
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
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程子外書。伊洛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喪。府治既罷。謂留守
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願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譴官。願獨除
監司。願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
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
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
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若實
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醇夫朱公
拱柱李錫伯溫同聞之。先生曰。某才十七八歲。見蘇李明教授時。某亦
習舉業。蘇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蘇曰。子
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裏。先生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先生

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呂申公

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私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涪陵之行過灤源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伊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人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動岸傍

有問者云達後如此舍後如此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舟去遠矣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揚畏為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餘

安敢當此畏曰令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此乃劉子駒處見其祖所錄今省記此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

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手相揖煇喜以

為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侯也願愈覺羸劣煇既還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傾軋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

頤人物纖汙天資儉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

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聰。推難考之迹。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欲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問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平妥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閑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處煩聖聰。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詔。勉為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通英學士以下講。讀者六七人。願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右孔文仲章疏。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誣誣。然所載經筵進說。凡見先生所以愛君之心。有門弟子所不及聞者。故特附于此。呂申公家傳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意不曉事。為清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誤。憤鬱嘔血而死。然則此疏不掩防微納忠之善言。乃其伉直所發。而凡詭譎無根之語。則為清薄輩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程子遺事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先生謂學者曰。賢有類如此。類然用工夫。並見上卷語錄。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
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此作于通書伊川先生語明道臨民刑
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也此作于傳言明道主簿上
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米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極桑白
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
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謝師直尹洛時
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是取至
言易則皆曰非是願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
監司不怒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此見文集伊川記明道嘗見上稱介
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
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
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此見遺書人按龜山語
錄亦載此語稱周公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則禍自任恐聖人不
然恐當以遺書為正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
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
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遂不附己者而獨不怒

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今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邪介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却與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恃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詒語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

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忘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艷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入至於今日豈不是命並見遺書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為知言見邵氏問見錄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溫公二詩皆見文集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

去就。又却極分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
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見胡氏傳家錄元豐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

判武學。顧臨權開封府推官。諫官李定以顥嘗為御史。論新法與臨併言
罷之。呂中。公上疏畧曰。顥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議論。益疏通。且其

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扶溝地旱。歲有水旱。明
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

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
有斷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

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畫。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
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

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見楊道復
問荃錄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見上卷語錄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諷諫也。
如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罪。聞之豈

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云。莫辭醖酒十分
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見龜山

語錄

學者須是習慣擺脫得開始得不是明道先生作鄆縣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

少年看他習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

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是立不住便放却感早在裏明道門

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

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甚親切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並見上卷語錄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

合者則曰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見外書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將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

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見筆談集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為留守程宗丞伯淳為汝州

酒官會撤來舉哀於府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穎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穎獨除監司穎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

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若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為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淳夫、朱公拱柱、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見邵氏聞見錄

先生墓誌韓公持國撰孫公曼叔書。元文集然誌文今不傳於世。

韓氏家集經亂而下存矣。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

伊川自謂此是廟，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之。見治政記善錄

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顯昌，欲屈致之，預戒諸子弟姪使治一室，至於修治戶牖皆使親為之。

二先生至，暇日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

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散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

遂皆逸去之。間之持國之子宗質彬叔云。見伊寬錄尹和靖語伊川先

生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儻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至少非可為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為也。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見楊龜山問學錄。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願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見通書。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當鄭公司馬溫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稱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敬如此。見清獻公集。伊川與韓持國書。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第賀正。乃曰。願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願昌見韓持國。乃往。還焉。久留。願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棧一重三

十兩似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樹叔侍食如所戒試啟之先生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莫以此為

語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見邵憲辭

尹和靖語呂汲公以百緡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弟公孫在旁謂子曰

勿為己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

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矣何獨願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

固多恐公不能周也殿帥苗履見先生於陵下時先生方辭西監之命

履問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

可也先生嘗說順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遂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

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願於易傳後未

所改者庶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

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於文字中庸書

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伎藝

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破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

此問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人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

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子云先生

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間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傳親撰。諸經皆關中諸公分去。以順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此見遺書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

伊川。纔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畧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贖銀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人贖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為不受。先生曰。與願相知。即可受。渠是時已與願不相知。豈可受耶。見洛陵記善錄

伊川先生言。昔貶洛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若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伊川先生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祕閣。皆辭之。黨禍起。責洛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元祐氏間。元祐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事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命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見呂聖中所錄尹和靖語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

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見遺書先生謂張繹曰吾

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歲

年無損也繹因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辱為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

以忘生獨欲為深耻煇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被教誘導得嘗得朱公

揆所編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

說如何先生曰願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願心只是記得他意煇自是不敢

復續並見涪陵記善錄及尹公跋是見所藏諸錄後南方學者從伊川

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

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箇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成大熱若夫自

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

也見神寬所記尹公錄胡文定公曰安國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

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

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此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顧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見明公集伊川常服

雲袍高帽磨勞半寸一本云闊袖八寸磨半寸四直繫條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見外書

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袖襖其袖如常人所帶紗中背後望之如鍾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不知今人謂大袖方領何謂見外書

記尹公語邵氏問見錄司馬文正公在洛陽修史曰伊川先生程頤正叔為布衣年尚少其見亦有時今為伊川學者以文正齋記中有曰正叔云

以為字伊川者非也楚正議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後用文正薦勸講禁中未幾罷去先是劉莘老論曰紛紛之論致疑於程頤者直以謂自古以

朱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於用若願者特以迂闊之學遂若索償而已
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願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問爾
又以願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願之自欲為种放
而亟欲得臺諫侍從矣不可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適之則偏天下自有
常理背之則亂伏望雷真為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論曰願在經筵僭橫造
請權勢騰口問亂以憤恩讎致市井之間目為五鬼之魁嘗令其助賈易
彈呂陶及造學制詭譎重雜嘲云云又曰願污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
陳說僭橫忌分過謁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云云劉器之
論曰程願猷陽崇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子弟搢紳之間號五鬼
又曰進言者必曰五鬼之號出於流俗不根之言何足為據臣亦有以折
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
以道故程願等五人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
者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必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毀矣然推
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陳願則先以罪去云云蘇子
瞻奏則曰臣素疾程願之姦形於言色因願教誘孔文仲令以私意論事
為文仲所奏願遂得罪云云又子瞻為禮部尚書取伊川所脩學制駁駁